

曼殊逸著兩種



曼殊逸著兩種

不 准  
翻 印

曼殊逸著兩種

柳無忌編

北新書局發行

實價二角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版

吾粵濱海之南，亡國之際，人心尙已；苦節艱貞，發揚馨烈，雄才瑰意，智勇過人。余每於殘籍見之，隨即抄錄。古德幽光，寧容沈晦？奈何今也有志之士，門戶齟齬，猖獗嗷嗷。長婦妊女，皆競侈邪。思之能勿涔涔墮淚哉？船山有言：末俗相率而爲僞者，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吾亦欲與古人可誦之詩，可讀之書，相爲浹洽而潛逸其氣，自有見其本心之日味者，是亦可以悔矣。

僧祖心，博羅人，禮部尙書韓文恪公長子；少爲名諸生，才高氣盛，有康濟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棄家

爲僧，禪寂於羅浮匡廬者久之。乙酉至南京，會國再變，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紀爲私史。城邏發焉，被拷治，慘甚。所與遊者，忍死不一言。法當誅死，曾得減，充戍瀋陽。痛家而哦，或歌或笑，爲詩數十百篇，命曰剩詩。其痛傷人倫之變，感慨家國之亡，至性絕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讀其詩而種族之愛，油然而生焉。蓋其人雖居世外，而自喪亂以來，每以澠忍苟全，不得死於家國，以見諸公於地下爲憾。而其弟麟，全，不得死於家國，以見諸公於地下爲憾。而其弟麟，麟，驪以抗節，叔父日欽，從兄如琰，從子子見，子亢以戰敗，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驪婦以不食，驪婦以

飲刃，皆死。即僕從婢媵，亦多有視死如歸者。一家忠義，皆有以慰夫師之心。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爲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爲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爲春秋；史之不幸也。剩詩有曰：人鬼不容髮，安能復遲遲。努力事前路，勿爲兒女悲。又曰：地上反淹淹，地下多生氣。嗚呼！亦可以見其志矣！

零丁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及於難，山人乃髡首自名今日僧，遜居零丁

之山。遇哀至，放聲曼歌，歌文文山正氣之篇，歌已而哭，哭復歌。四顧無人，輒欲投身大洋以死，與厓門諸忠烈魂同遊。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與其死於父，何如生於君？死於父則無子，斯死父矣。生於君則有臣，其尙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乎？於是棄僧服而返。性好獨坐，然亦非習爲禪觀者。一室深閉，人莫知其所爲。竊窺之，每一鬢髮，即以紙錢包裹，具衣冠上山焚去，哭之嗚咽。試問之。則曰：『吾髮欲還之父母也；全歸之未能，故傷之耳。』酒酣慷慨爲詩，有曰：身當病後哀歌短，家自亡來骨肉輕。又曰、多病一



身堪久客，故園諸弟尙重園。又曰：夜夜哀魂同夢父，  
年年孤影愧稱兄。又曰：當天落日愁無影，到地悲風壯  
有聲。皆悲酸慘絕，如猿吟鶴唳，不堪入耳。久之，鬱  
鬱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  
生既無可奮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後之人其終以  
正甫爲何如人耶？其爲桑門也，臣之終，其棄桑門也，  
子之始。終始之間，嗚呼，難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  
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一至數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  
招其魂魄，文山亦幸矣哉！

女以烈見，不幸也；而烈以魂見，使人得傳其名

氏，則猶爲大幸。初廣州有周生者，於市買得一衣，丹  
穀鮮好，置之於床。夜將寢，褰帷忽見少女，驚而問  
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閭  
里爭來觀之，聞其聲，若近若遠；久之而形漸見，姿容  
綽約，有陰氣籠之，若在輕縻。謂觀者曰：「妾博羅韓  
氏處女也，城破，被清兵所執，見犯不從，觸刃而死。  
衣平日所著，故附而來耳。」屈翁山哀之以辭曰：彼綃  
者衣兮，水之不能濡，美人之血紅如茶兮。彼衣者綃  
兮，火之不能爇，美人之心皎如雪兮。毋留我綃兮，吾  
魄與之而東飄兮。毋留我衣兮，吾魄與之而西飛兮。噫

嗜烈兮，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增城馮翼啣之女，及笄，受聘吳氏子。丙戌，廣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吳生欲迎喪以歸，其親串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況死於節者乎？」於是吳生迎喪以歸。一夕月明，李見一好女子，身被濕衣，前拜曰：「妾馮氏女也，非君執議，游魂無依矣。請賦詩志妾之死。」言畢而滅。屈翁山撫琴爲之操曰：嗚呼！嗜井之陰陰兮，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兮。匪一日之沉兮，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謝君之友兮，以禮而合幽冥之瑟琴兮。

善哉！善哉！女  
之志也。一以死  
矣。月今滿也。身  
城之世。誠子鳳毛  
麟角矣。

甲寅春，廣州有請覘仙者，忽有自署蘇氏者來。問其誰。曰：『妾廣州繡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孟季

子。庚寅冬，城破，吾夫被殺。吾以几擊清兵破頭額，因磔我而死。屈翁山爲之歌曰：擊奴擊奴，奴雖不死已碎顛，腦血可以濺吾夫。纖纖女手有霹靂，泰山難與秋毫敵。丈夫何必是荊軻，死爲鬼雄隨所擊。』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城破，投珠江而死。番禺羅賓王弔之，有曰：黃泉隨母逝，白璧爲夫全。抱玉雲飄海，沉珠月在淵。

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廣州被圍，胡騎抄

掠得之，不辱，賦詩十章而縊，有曰：恨絕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婿越江邊，雙雙共入桃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味其辭，其夫必先自沈者。

丁亥某月，益陽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清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袖衣中，整刃外向喪服，哭泣視含殮，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殺。屈翁山爲歌云：爲我殮王，送之北邙。逝將從汝，不惜新喪。王魄已歸土，同

穴終何補？利刃懷滿身，欲切奴爲脯。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自剄以報王，黃泉相鼓舞。

王桂卿，廣州人，爲張參將之妾。丙戌年始二十，清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死。鄭湛若弔之，有曰：墮樓未散香烟夢，披髮猶存石鼓歌。雁柱只今餘玳甲，爲憐落木晚風多。

張家玉，號芷園，東莞人。中崇禎癸未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甲申，闖賊破京師，家玉抵書罵賊。賊縛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拔，聲巨詞辯。賊歎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嘶戰，不能作

一語：未有若此入者。」竟釋不殺。家玉慮不得脫，乃僞爲文舉賊，乘間南走金陵。會柄國者方借周鍾等案，以傾東林諸君子；而家玉與周鍾同館，又出周文忠公鳳翔之門，益惡之，竟羅織削籍。居錢塘，與總兵鄧鴻達，副使蘇觀生等，同護唐王至閩；閩人立之，遂相蘇觀生，以家玉爲侍講，尋兼兵科，參永勝伯鄭彩軍駐邵武。家玉先驅抵廣信，戰許灣，頗捷，遂解福州之圍。丙戌正月，被圍於新城，力戰得出，加僉都御史。開府廣信，與鄭彩議不合，自請回粵招募。八月，至鎮平，諭山賊黃海如等，降其衆數萬，簡精銳萬人，爲武興營，餘散

遣之。會清軍至赤山坂，聞上杭敗信，兵心已解，兼餉盡，潰歸東莞，居大父喪。蘇觀生立唐王弟聿鏗於廣州，以兵部侍郎召，家玉辭不拜。十二月，廣州破，巡撫修養甲素聞家玉名，遣副使張元琳卽家召之。家玉夜冠出見，責張元琳以大義。張元琳亦癸未榜，與家玉同爲庶吉士者也，歸報修養甲，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書有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公命。』家玉旣義不肯屈，其師林洵復贊其起兵。會舊焦到澹二鄉以被掠與官兵相攻擊，殺數百人。家玉與何不凡莫子元等約，以大舟來



迎。家玉出舊賜幢蓋麾葆鼓吹登舟，襲東莞城；入之，執其新令，藉降紳李覺斯等家以犒士。騰檄遠近，所在嘯聚以應，時丁亥三月十四日也。十七日清軍至，大戰於萬家租，遂隘東莞，家玉走到濬。清總兵李成棟攻到濬三日，破而屠之，家玉祖母陳氏，母黎氏，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氏被執不屈，斷股而死。家玉走西鄉，大豪陳文豹聚兵二千人保境，奉家玉進克新安縣，殺千餘人。四月十日，清軍攻西鄉，不克。家玉遣兵襲東莞，戰於赤岡。五月，復自率兵攻東莞，不克，卻歸西鄉。李成棟大軍至，攻圍數日，互有殺傷。已而舟師

敗，家玉走，夜經萬家租，視其家廡已燬，祖墓發掘，張氏族屠戮殆盡，拜哭而去。張氏爲唐殿中監張九皋之後，宋末遷居東莞，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先輩謂必生大忠孝人，主持名教者，十七傳而生家玉。同邑李覺斯以家玉藉其家，恨之刺骨，倡爲厭勝之說，燬廟發塚，且踪跡張氏族屬，輒指而戮之，幾無噍類焉。西鄉亦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岡，得姚金之陳穀子等衆各千人，遂走十五嶺，復得羅同天劉龍李啟新等衆三千人。先是家玉遣兵攻龍門縣，克之。至是入龍門，進攻博羅，亦克之，並克連平長寧兩城；復振攻惠州，

三日不克，克歸善縣，還屯博羅。官軍攻之，家玉走歸龍門，募兵，旬日間得萬餘人。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衆，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十月，李成棟至增城，馬步萬餘。家玉分兵爲三，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大戰十日，力盡而敗。李成棟圍之數重，諸將請血戰潰圍出。家玉曰：「失盡礮烈，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天明俱受縛矣。大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至已壞，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閩賜

也。時年三十有三。清軍得其屍，集諸紳殮視之，李覺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一齒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無疑矣。』蓋以爲快云。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爲人所匿，覺斯不得踪跡也。明年，以思恩侯陳邦傳，給事中李珍請，諡曰文烈。父封增城侯，少保大學士，如家玉官。家珍廕錦衣僉事。其先後從家玉而死者，爲師林游，從弟有光有恒，及鄧棟材，韓如琰。楊光遠等數十人。粵中人又言：家玉常乘一黃馬，神駿趨捷，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自擲死谿水側云。

陳邦彥，字岩野，順德人。乙酉間，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權奸沮不用。唐王得其策，讀而偉之。至閩，即家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登是科賢書；以蘇觀生薦，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變，勸蘇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會丁楚魁等已立永明王於肇慶；蘇觀生前與丁魁楚不睦，撤兵回至韶，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覘動靜也。丁魁楚聞蘇觀生兵回，恐見逼，挾王西走梧州。邦彥至桂，太妃垂簾南面坐，永明王西向坐，丁魁楚侍；勞苦邦彥，即改授兵科給事中，令回慰蘇觀生，召之入輔。迨邦彥東歸，而蘇觀生已迎

立唐王弟聿錡於廣州；邦彥不敢入，貽書蘇觀生報命，且勸其與丁魁楚並力，勿國中自鬪，貽漁人利也。蘇觀生不能從，竟搆兵於三水縣。初戰，廣兵敗；再戰大同嶠，廣兵以海舟詐降，肇兵敗，邦彥遂去隱高明山中。未幾，清總兵李成棟破廣州，唐王弟聿錡、蘇觀生皆死。先是，總督萬元吉使族人萬年募兵於粵，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破；余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殘兵依附者至二萬餘人。肇慶總督朱治澗使監軍鄧研聰招之。既至，與督標兵不和，譁而歸，鄧研聰與萬年俱死於亂。李成棟既陷廣州，丁亥春，進攻肇梧，俱克之。

走朱治憫，殺丁魁楚，前驅至平樂府。邕聞之，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攻廣州，余龍許之。邕亦於高山起兵與余龍由海道入珠江，會城空虛；清巡撫 佟養甲飛騎走桂林，召李成棟回，揚言便道徑取甘竹灘，余龍等家屬所在，遂退回。于是陳子壯起九江，張家玉起東莞，霍師連等起花山，皆圍聚徒衆，與邕相應。邕寄張家玉書云：『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王師風鶴，桂林累卵，得牽制毋西潯平之間，庶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張家玉然之。邕彥復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復之。李成棟至順

德，余龍戰敗，馬應房被執，不屈，赴水死。馬應房卽前鶴慶守馬義祥子也。四月，余龍再戰於黃連江，亦敗死。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數千人，別徇江門，下之。前者攻廣州，修養甲得降人，知其謀出於邦彥；訪求其家所在，急捕之，獲其妾何氏，並子陳和尹陳虞尹於肇慶，厚待之，爲書以招邦彥。邦彥不復書，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死臣，義不私妻子也。」修養甲壯其爲人，仍善養其妾與二子。後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肇慶，始殺之。杜璜等戰不勝，亦死。七月，與陳子壯密約圍廣州。陳子壯先至，謀洩，



內應者遇害，陳子壯欲引去；適邦彥兵至，因謂陳子壯曰：「李成棟方攻張侍郎家玉於新安，聞省警，必乘舟急還。邦彥伏禺珠洲側，伺其至，以大舟從蘆葦中衝之。公以大艦遮其西，使不得去，克城在此舉矣。望青旗而朱旂者吾師也。」計定，李成棟果以戰艦數百，過禺珠洲，勢甚盛。邦彥少船少衝之，頗焚其數舟。李成棟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暮夜，陳子壯不能辨旗色，疑皆敵舟也。陳勳，李成棟順風追之，遂大敗。邦彥欲歸攻城，城中已有備，乃疾引兵攻下三水，據胥江，與霍師連會。前湖南黃公輔，御史連成璧等，亦攻下新會新

寧。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殺清知縣何甲，以迎邦彥；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李成棟還師擊清遠，霍師連以舟師遏李成棟。李成棟縱火燒師連舟，兵亂，破柵而入，霍師連戰死，邦彥白常燦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守。時民兵起者數千家，惟邦傅一軍最強，常分出以救民兵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救者。踰日城陷，白常燦死，邦彥猶率數十人操兵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朱學熙已自縊堂中，邦彥哭拜畢，素筆題其壁曰：「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祐，禍患是擾。千秋而下，鑒此孤貞。」遂被執，總督

修養甲使醫來視創，邦彥却之，餽食亦不食。在蜀五日，惟慷慨賦咏，或投以紙，輒隨而滿。所傳有：「大造兮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良苦」之句。九月二十八日被磔死。監視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悸，數日而死。邦彥既敗，張家玉陳子壯亦隨沒。逾年，得贈兵部侍郎。子陳恭尹，能以詩文世其業。李元蔭者，榆林人，本姓賈，爲李成棟養子，因冒姓李。成棟少時，從高傑爲羣盜，以勇汰聞。及高傑封興平伯，成棟掛鎮徐將軍印，守徐州。高傑爲許定國所殺，成棟以徐州降。會故趙王由棟與黃蜚起太湖，成

棟擒黃蓋，走趙王，授松江總兵。從定八閩，由漳州與巡撫修養甲入惠潮，破廣州，執唐王與周益遼諸王，俱殺之，蘇觀生自縊，時丙戌十二月望日也。明年丁亥正月，成棟分兵取南韶，克肇慶。遣裨將楊大甫張月取高雷三府，閩可義渡海取瓊州，自率兵向廣西，下梧州，攻平樂，先騙及桂林。會粵東師競起，會城被圍，修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東回，往返攻擊，自春徂秋，始獲定；而西省之平梧以及海北高雷廉等城，俱復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金聲桓王德仁反，密書約成棟；時修養甲已授兩廣總督，成棟雖晉秩，例當

授總督節制，自恃功高，耻爲之下。王德仁圍贛州急，修養甲趣成棟赴援。成棟與署布政使袁彭年等密議於層樓，既定，語修養甲曰：「今出城數十步皆敵，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修養甲愕然，莫可誰何。成棟遂反正，遣使赴南寧，一時喜出望外；封成棟爲惠國公，晉修養甲爲尙書襄平伯。修養甲懼禍及，盡以所部授成棟。六月，成棟使其將羅成耀以黃金千兩、白金十萬，及綵紵舟楫，迎永明王於南寧；至肇慶，拜成棟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蔭爲錦衣都指揮，掌絲綸房事，擢袁彭年爲左都御史。先是廣東都司馬吉翔

爲錦衣，從永明王入武岡，因內閣員缺，得與稟擬，圖富貴者爭趨之。其在南寧，陳邦傳駐兵潯江，上下倚以爲重。因以其子陳曾禹爲錦衣，比馬吉翔；而陳邦傳亦以復欽廉功，加封思恩侯矣。至是成棟封公，陳邦傳意不滿，乃亦晉陳邦傳爲慶國公，並封其中軍胡執恭爲武康伯。成棟聞之，亦爲其下杜永和，閻可義，鄭尙久，羅成權，黃應杰，楊大福，張道瀛等七人請封，皆得伯爵；而元蔭亦得錦衣侍衛。元蔭修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袁彭年素負時望，掌臺綱；於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

別流品，斥倖授爲事，遠近悉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五虎者：袁虎頭，劉虎皮，丁虎爪，金虎牙，蒙虎矢也。冬十月，成棟攻贛州不克，時清兵已至南昌。金聲桓召王德仁還救，贛州守禦已固。成棟至，總兵高進庫擊敗之，退避南康縣。十一月，修養甲間使以聞，殺之。己丑正月，南昌破，金聲桓王德仁俱死。二月，成棟兵敗於信豐，自斷後，披甲渡河，馬蹶沉水死；贈寧夏王，諡武烈。五月，以杜永和爲總督，守廣州；閩可義守南韶，未幾死，以羅成耀代之；加元蔭車騎將軍，封南陽伯，領兵宿衛。六月，楊大福爲亂於梧州，元蔭

召至，誣殺之。庚寅正月朔，清平南王尙可喜，嗣靖南王耿繼茂等至南雄，羅成耀自韶州潰歸。十四日，韶州破，永明王西走梧州，留元蔭與馬吉翔等守肇慶。羅成耀走高州爲亂，元蔭以計殺之，人情恃以少安。初成棟父子方寵，陳邦傅居西，屢爲金堡等所排，積怨刺骨。會其下徐彪亦叛之，忠貞營李赤心等，又自湖南潰入粵，散處賓橫之間，陳邦傅不能制，威望日損。東事急，召之赴援，非其意也，顧欲藉以洩前憤。將至梧，羣情洶洶。適西撫缺，衆議推劉湘客；兵部侍郎程源論其比黨，金堡等四人皆杖戍，惟袁彭年先以憂去，得免。



壽。陳邦博抵三水，竟觀望不敢進。清兵薄會城，杜永和等與元蔭弟李建捷力戰禦之。杜永和等進爲侯，李建捷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命築兩翼傅於江外，爲砲臺，水遶之。地險守固，攻圍十閱月，不能破。偏將范承恩謀內應。決砲臺之水，清兵藉薪徑渡，遂得砲，返以內攻。十二月二日，城破，屠之。范承恩降，杜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元蔭弟李建捷奪圍至肇慶，陳邦博等師俱潰於三水，隨聞桂林亦破，梧州君臣夜走，陳邦博兵邀劫各官於藤江。明年春，蔭元在肇慶，其下亦多謀爲變者；不得已，與弟李建捷俱奔南寧，伏

地痛哭，哀動左右。會孫可望遣賀九義等，將兵至，殺內閣嚴起恒等。元蔭忿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之防城，爲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不屈。左右挺下。元蔭笑曰：『鼎鑊不懼，何有於挺？』又令作書招杜永和。元蔭笑曰：『杜將軍繕兵窮海，差有丈夫氣，乃招之耶？』王義之，使其故人往說之曰：『將軍昔未受國恩耶？』元蔭大慟曰：『某昔不過帥府一親人耳，今爵通侯司禁旅，狼狽被擒，計惟一死報國；豫讓不言之在前乎？吾父俟於九泉久矣。』故人曰：『李果將軍父耶？』元蔭曰：『岐陽黔國，俱以養

子自奮。子毋多言。』遂與弟李建捷，及前鋒將李用朝俱被害，投屍海中。明年壬辰，瓊州破，杜永和等俱降。

陳子壯，南海人，年二十二，登萬曆己未科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啟中，魏璫秋柄，子壯父陳熙昌以給諫疏璫罪，廷杖謫戍。子壯亦以天啟甲子浙江鄉試錄誹謗黜。崇禎初起用，累官至禮部侍郎，糾唐藩不法。時議以宗室授文武官，又力言不可，忤旨下獄。尋遣戍。乙酉，起江南禮部尙書，復忤時相馬士英，罷歸。江南破，桂恭王方避亂寓梧州，子壯發檄遠

覲，言桂王神宗子，光宗弟，宜立。時唐王已立於閩，  
廣督丁魁楚以子壯人望也，集多官議之。子壯持前議益  
堅，海道湯來賀讓子壯曰：『如公議閩立一君，粵復立  
一君，內自爲敵；蚌鷸卽無死，誰爲之漁人者？』議遂  
寢。後丁魁楚以擒靖江王功，封平粵伯。湯來賀進江閩  
總督，以人望亦召子壯入閩，辭不行。丙戌冬，桂王子  
由根監國，子壯以前議，卽其家，拜大學士太子太保，  
兼兵部尙書，節制江廣閩楚軍務。會唐王弟桂至廣州  
自立，子壯未果行。十二月，清兵克廣州，唐王死。明  
年春，大兵出廣西，前兵部侍郎張家玉，兵科給事中陳

邦彥，及新會王興，高涼崔良楨，潮陽賴其肖等，前後聚衆，攻克各州縣。夏六月，子壯起於南海，之九江，與陳邦彥約攻會城。提督李成棟方東擊張家玉，會城空虛故，指提楊可觀，楊景暉，及子壯壻前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謀陰召子壯，期以七月七日兵至，內外舉火應。子壯喜甚，先二日，率水軍薄城。謀者入郭被執，事露，楊可觀等皆死。子壯兵駐五羊驛，李已破張家玉兵於新安，趨歸擊敗之。子壯奔還九江，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入居之。十一月，李成棟入高明，子壯麥而炫與前知縣朱實蓮俱被執。總

督修養甲寅於館，厚享之。獄具，以犯旗示子壯曰：「不處公極刑，則威不立。」遂衣以赭袴，舁之遊城內外，逼，更集諸降紳，燕飲聚觀，有奮足踢子壯面大唾罵者。臨刑，舉酒屬諸紳曰：「畏否？」諸人以頭搶地曰：「敢不畏？」左右皆掩口笑。子壯身被數十刀，呼太祖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麥而炫等同日死於市。子陳上圖，亦在獲，以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戊子春：李成棟叛，子壯弟給事陳子升上書請鄺，得贈番禺侯，諡文忠；子上圖，廕錦衣衛指揮使。

明亡，屈大鈞遜跡爲僧，薙其髮，埋之羅浮黃龍洞中，並爲藏髮塚銘云：翁山屈子，藏髮於茲。四百年君，長呵護之。又有禿頌一篇，文云：吾友超然張子，行年三十，而髮禿如薙，感而作頌。余與張子生逢斯世，有髮而不能保，月一薙之；無使其短而種種，長而披披，故張子以其禿爲幸而頌之。嗟夫！禿也而猶可頌，然則余未嘗禿也，乃余之不幸矣；而亦爲禿頌者何居？蓋亦頌張子之禿也云爾。頌曰：髮吾外物，生之何爲？非馬何鬢？非牛何鬣？生而乃禿，遺體非虧。行父誰噓？巨君誰訾？毀傷之罪，我今復罹；剝膚之痛，人皆患

之。美子之秃，不見刀錐，無煩髻結，不用辮垂。不毛之首，有如鼓毬。石亦有鬢，苔亦有衣，何子礪礪，勾萌不滋？黑之與白，不見毫絲，摩頂滑滑，似沐膏脂。勝於生鬚，白屑生皮，所少屋幘，覆此龔龔。受之父母，未損毫釐。根本在肉，且勿生莖。留須異日，以襯冠綬。方春而茁，方冬而萎，吾髮卓爾，與時盛衰。

庚寅冬，廣州城拔，天濠街有婦極負嬰兒，以長繩繫腰，接於樹身，赴池而死。事定，引繩出之，色如生。屈翁山爲之歌曰：妾身不隨波，豈必長繩繫？所慮黃口兒，一去無根蒂。



聶娘，增城人，崇禎庚午，清兵於增江口掠得之，戲謂其眉未婉。聶娘從容語曰：『女醮始掃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作聶娘婉眉歌，有云：丈夫髭髻媿如此，半尺垂虬掀不起。紫石稜稜婉婉爾，翠蛾如鐵真男子。又云：人生安能知死期，沙場血戰吾當爲。借娘眉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麥氏，香山小攬鄉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巳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船繫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既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清兵競射之，乃沒。屈翁山吊之云：入水不肯沉，罵奴猶未畢，

身輕乘文魚，三躍江中出。佳人一赫怒，波濤爲美溢。  
髻箭雖紛紛，難損芝蘭質。去爲湘妃姊，魂烈知無匹。

未完

此印度人筆記，自英文重譯者。其人蓋懷亡國之悲，託諸神話；所謂盜戴赤帽，怒發巨銃者，指白種人言之。

譯者記。

時在伐薩 (Varsna 此云雨季) 不慧失道荒谷，天忽陰晦，小雨溟溟，婆支迦華 (Varchika 云雨時生花) 盛開，香漬心府。行漸前，三山犬牙，夾道皆美。池流清淨，材林木蔚然。不慧拾椰壳掬池水止渴。復行一由延，遇巨樹作聲如獅吼；古人謂巨木能言，殆指此耶？既而涼生肩上，諦視左側，蓋洞口也。不慧坐石背少選，歌聲自洞出，如鼓篥篥。聽至

星耶峯耶俱無生  
浪撼沙灘岩滴淚  
圍籠茫茫寧有情  
我將化泥冥海出

Live not the stars and mountains? Are the waves  
Without a spirit? Are the dropping caves,  
Without a feeling in their silent tears?  
No, no; they woo and clasp us to their spheres,  
Dissolve this clog and clod of clay before  
Its hour, and merge our soul in the great shore.

不慧驚起曰，是得毋靈府耶？策杖入洞，歌聲亦止，  
黑暗不辯徑路，足下柔草，如踐鵝絨。心知其異，但  
不生畏怖。默計步數，恐不能返。行且三千五武，始  
辯五指，復行十武，光如白晝。既出洞，迎面空寂，  
似無所有；但奄茲落日，殘照海濱，作黃金色。回顧有  
弄潮兒，衣巴蕉葉，偃臥灘邊。不慧心念小子，必是超  
人，倚杖望洋，愜然若失。俄而皎月東升，赤日西墮；  
不慧遶海濱行約百武，板橋垂柳，半露蘆扉，風送蓮芬，  
通人鼻觀。遠見一舟，纖小如芥，一男一女，均以碧蕉  
蔽體，微聞歌聲。

男云：腕勝柔枝唇勝蕾，華光圓滿斯子。

女云：最好夜深潮水滿，伴郎搖月到柴門。

*Her ruddy lip vies with the opening bud;*

*Her graceful arms are as the twining stalks;*

*And her whole form is radiant with the glow*

*Of youthful beauty, as the tree with bloom.*

且搖且歌，瞬然已杳。爾時悲喜太息，不慧老於憂患，念當於此絕食自沈，冀得罪垢消滅。擲杖躍身入水，魂魄一去，藐若忘形；微聞童子高呼，如天樂尾音而已。嗣余忽醒，身臥茅廬，新葵在頂，少間，壯者

來，即先見諸舟中者，對不慧啟口云：「咄！男子，何故視軀壳如破鉢耶？」不慧詢彼曰：「壯者救我，將奚以爲？」曰：「內子救爾，」不慧聞之，怒曰：「女人，女人。」奮身躍出，欲再自沈，被阻不果。壯者曰：「揣爾心情，將毋悔生耶？」復曰：「大慧須知是非濁世，乃娑羅鄉。」不慧驚曰：「有是哉？嘗聞娑羅天鄉，仙衆住處；今得毋夢境？」壯者曰：「吾儕非仙，遜跡者耳。雖然，以惡世相校，固無異仙鄉。爾云何？」不慧求出世久，曰：「幸有以教我。」壯者曰：「大慧善諦聽：劫初神衆，造宇宙已，地面黑闇，因曰：

「吾儕需光。」神首曰，「朕當造之。朕無長箭，足以貫通黑暗也。」四嚮搜索，得一乾納。(Cannas 此云楊枝。)斷之，擇其長端，置弓絃上，仰身射去。少選，現一微星，神衆注視，星體漸大，光隨穿入。須臾，孔愈巨，黑闇盡失。神衆能視地，治水造陸，又作河湖泉澗。工既竣，神衆歡呼而散。是後地面漸有濕生，化生，卵生，胎生，此云四生，性殊殘暴。神首聞之，遣其一子下世診察，復命神首，具言衆生不道。神首下令，勅世界衆生，齊集聽講，蓋欲誘勸之也。四生果集大壑，神首珊瑚降臨，左足踏左嶺，右足踏右嶺；但是四



生仰止，不聞所講。神首詔近其下，乃頒約法，以告草木，昆蟲，禽獸，男女，嬰兒，等衆，戒勿忘失。忽有犛惡巨獸，交頸耳語，不聽神言。神首怒，俯身倒拔巨樹，鞭諸惡獸。鞭已，復摘樹上殘英，結惡獸頭上，乃勸四生曰，「善哉大德！此去善播美種於地，永爲朕友，毋造惡因。造惡因者，必自受報。惡獸本當化爲男體，因彼多事，今悉變爲女體。大德識之：惡獸女體，頸上插花，以爲徽識。」宇宙萬象既備，又起火災。火災過已，此世天地，還欲成時，有餘衆生，福盡行盡命盡，從光音天命終。來生斯世，皆悉化生，歡喜爲食，身光自

照，神足飛空，安樂無碍。爾時無有尊卑上下，亦無異名，衆共生世，故名衆生。是時又有自然地味，出凝地面，猶如醍醐。地味出時，亦復如是，味甜如蜜。於是衆生以指試嘗，知如何味，初嘗覺好，遂生味着。如是展轉，嘗之不已，遂生貪著。便以手掬，漸成段食，段食不已。餘衆生見，復效食之，食之不已。時此衆生，身體羸溢，光明轉滅，無復神足，不能飛行。大慧諦聽：衆生食地味已，久住於世。其食多者，顏色羸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潤。然後乃知衆生顏色，形貌優劣，互相是非。言我勝爾，爾不如我，心存彼我，故懷諍

競。嗟夫，大慧，人類之初，固勝妙也；奈何求食，懷彼我念？生不善心，罪惡是起。復次，女人爲助惡因，能斷善種，外貌柔媚，內心伎惡。物之可畏，莫女人若。毒蛇害肉身，女人害法身。女人多嫉妬；以此因緣，女人死去，即生餓兒趣中。女人爲地獄使者，其發美言，即是噴毒。吾先觀子不屑女人，故以大慧呼爾。」不慧曰：「誠哉！一切江河必委曲，一切女人必妖冶。」壯者盱衡上視曰：「吾更語大慧：我本神明華胥，一時外出，身着錢囊，人悉奪去，復餓無以爲食。頂禮梵天，幸逢哀愍，差使雅鵲爲我負數日糧，得以不

死。順道還歸，欲視家室；家室已滅，惟餘灰燼，父母兄弟財產，都被大盜竊去。」壯者言已，爾時女子在側，亦先見著舟中者。不慧睇之，頤上淚痕，化作珍珠，槃旋墮地。壯者曰：「此子雖女，性殊英俊，惟大慧莫輕之。」余詢壯者名。曰：「吾儕無名，蓋無所用。」以手指青葱處示不慧曰：「彼岸均是遯跡超人，大慧曷居此同消萬古恨耶？」余便詢其何時至此。曰：「先是余家既亡，悵悵無之。大盜更迫我儕，爲供奔走。測彼居心，是畜獵犬之技。斯時認賊爲父，自殘梵裔者，亦復不少；女人尤多。蓋彼女人殘磔失氣，只知以

室利沙花 (Sirishw)，飾其耳際，珠貝玉石，鎖其頸上。大慧，余念念弗忘女人之罪；離析諸峯草木，以爲籌箸，不能算之矣。且置斯語，請言吾儕：一日聚六百餘人，與大盜奮鬪四次。嗟夫，大慧，吾儕以血肉之軀，當彼兇殘鉅敵。既而五百七十餘人皆死，存者數十，皆被剖腹；遺余一人，心念不能報復大仇，還我舊物，則非梵天之裔。思逐水濱，跪求梵天之有以加庇也。余甫垂頭，梵天果詔：「景運當昌，娑羅是冀。來日方長，勗哉小子！」忽有少女從西泛舫來，女爲余拾屐，相扶登舟；而大盜追至，戟手罵詈，云爾等不服王化。余叱

之曰：「須彌之兇獅，恒伽之暴虎，深林之毒蛇，無爾  
險毒。尙云王化，寃哉！」大盜怒，發巨銃，擊吾儕不  
中。回首觀其形狀，頂戴赤帽，正若獼猴，怒視吾儕，  
睛眦弗轉。吾儕南行三十由延，方抵此土。始知少女爲  
盧奧侏王女，父王及於大盜之難，狀正如余，欲糾合英  
俊，滅此朝食者。吾儕既抵此土，跪禮梵天，成爲夫  
婦。名是地曰娑羅，順梵天之詔也。』壯者言畢，默然  
睡去。翌日，天朗無雲，余去凡衣，換以碧葉，弄艇投  
竿，千愁俱滅。饑卽食指那尼，(Echinani 譯言漢持來，  
即桃子。)或食蕉子，渴卽飲椰水。讀吾筆記者，將謂

不慧樂無既矣。寧知天下事有大謬不然者耶？

一日，鼓棹中流，女語不慧：「昔有羅磨王，爲父所逐，移居南邊，其妃犀達扈從。一時相携遊梭伽國，（Lanka 此云獅子國，即今錫蘭島。）國王名羅波那，豔其妃之美，竟奪之。羅磨大怒，誓雪斯讐；率大軍破之，復獲犀達，誅羅波那，推立其弟。於是羅磨大王英威蓋世，遐邇來歸。阿利安人亦紛紛自中天徙居南國，蓋慕其文化也。嗟夫，長者，妾則羅磨王遺裔，不圖零墜至於斯極也！嗚呼！前王以美人之故，尙能不屈；妾則失父母之邦，兄弟姊妹，悉被凌辱。使前王猶生今

日，妾知大盜無遺孽矣！」方女言時，聲淚俱下。不慧太息久之，曰：「昔大王犀婆者，當大盜昌披之世，以單刀匹馬，所向無前。吾儕其興乎？」壯者指天曰：「自古傳說，「黑雲變驪，斯爲殺氛。」吾自栖身世外以來，未嘗一日而忘恫恨，吾儕當出世圖之。」遂約四十餘人，飄然出洞。壯者語不慧：此許有神呵護，輕佻媚外不知遠計者，無許進洞云。不慧留心道路，殊非曩昔所經。前面有峻嶺，四十餘人，均自梯嶺而行，惟壯者夫妻相扶持。既達嶺頂，不慧俯視恒河明滅，壯美無倫，一帶恒伽子，(Gangaputra) 恒伽跋多羅，此云恒河邊



岸。行人如蟻。吾儕下山，復行八由延，經一深林，闐寂無聲。深林過已，達舍（Darca此云新月。）已懸天際，四十餘人，均指對岸。不慧諦觀，累累白骨，的的枯顛，與月爭光而已。夜靜風涼，四十餘人，沈沈睡去。不慧獨不成寐，展轉間，微聞簫聲陰深萋莽。不慧起身，審簫聲自東來；撥艸窮源，尋至其地，果見長老髮白蓬蓬，不慧進前拜禮，伏地大哭。長老顰其雙眉曰：「小子，國破家亡，爾奚言！爾當知吾國實哲學之淵海，俯視希臘，殆後進耳。吾國雖在上世分崩，然列國政治，蓋依摩奴法典，人民安樂。奈何末世威權墜弛，

漸入衰頹；以至今日，莊嚴樂土，全屬他人。傷心哉，小子！我非神仙，我爲摩竭陀遺老，一時巡禮濱海，以弔先賢之厲。忽見大盜，執三數人，剖腹投諸海濱，蓋私築鹽坑以求活者。傷心哉，小子！忍令梵天之裔，淪於刺蟻？我乃率此土百有餘人，以申公憤，寧以筋骨爲繩柱，血肉爲泥塗。百有餘人，果已盡死，豈非貞貫白虹？今我吹簫哀訴梵天而已！』長老言滔滔若海潮音。不慧白長老以謀恢復事，長老以手背收淚曰：『小子當徐圖之。』尋諸隱士亦至，不慧一一復長老言，四十餘人均起舞以表歡悅。舞已，復行，至一村，古木參

天  
香  
線  
繞

天，花放滿足，奕奕有光，天香線繞。不慧憑弔斷井  
頽垣，淒然下淚。是日村民家家寒食，蓋爲涼七節；  
(Citalā-Saptame 戶多羅薩陀彌。)不慧避世久，今始知時  
爲仲夏也。長老無言久之，命壯者對彼村民，陳恢復大  
義，復遣壯者妻教導婦女。壯者肅客指天白衆曰：『余  
輩梵天遺裔，亡國已來，被大盜殘殺無已，思之能勿髮  
指！今茲大盜重定法典，是猶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借  
揖讓而行劫耳，安比摩奴法典？嗚呼！自昔阿利安人侵  
人，利用階級制度，束縛吾人。繼而回人殘暴。及莫臥  
爾自蒙古來，尙可以德報怨。乃至今日，欲食鹽亦不可

# 斃樹文

得。吾儕試思，梵土者，梵天界以載吾梵裔者也；今反令大盜爲主，古所未聞。况復盜行巧詐污穢，殆不忍言。人非木石，斷不能長此終古也！彼認賊作父者，余三復思之，決非吾族。嗟夫！吾儕神明之胄，勿以大盜爲可親昵；不觀其腹若卑巴酒桶，日啜吾血，以充饑渴。助賊爲暴者，雖恃法典，如阿輸迦樹，(Asok tree) 根枯枝朽，不足爲畏。大聖有言：五趣生死，輪轉無際；可愍衆生，百劫難度。今欲早離苦海，當以大雄無畏之身，還我婆娑大地；若其不爾，則非梵天之裔，永墜泥黎，敢憑濕縛 (Siva) 司破壞萬物之神。(慈悲哀愍。『村民

聽已，皆大歡呼，願滅大盜。惟諸婦女，儉安逸處，膽  
如粟大，婦人爲物，真百劫不起昇者哉！既而部署畢，  
吾儕率數百村人，長老先導；行至日暮，有大盜四人，  
擁一女子，盛妝妓服，百計裝潢。諸人見之，疑爲蜂  
妖。四人悉衣黑服，頸懸一物，作十字形，發光閃閃如  
屠者刀。不慧叱之曰：『且住。我且問爾，踐我印度  
人之土，食我印度人之肉，飲我印度人之血，非汝等  
耶？』長身者曰：『同胞，同胞，胡爲者？吾等匪他，  
乃感上帝神靈，爲同胞宣布上帝真理，上帝愛人之道  
者。』言已口喃喃不可辨。不慧勃然復叱之曰：『誰是

汝同胞？汝自是上帝使者，且爲頗裨。(Paphi 此云殺者，亦名惡中惡)。狗子尙有佛性，汝云愛人如己哉？不值我神明華胄一梧。」村衆皆曰：「殺之洩吾憤。彼「惡中惡」負罪至巨，非可以慈心訶責。」惟長老不可，謂彼眇小無賴。繼而壯者進前諭之曰：「汝罪弗可追，汝知之否？我印度人生於斯，食於斯，相羊自得。春至雜花滿樹，嫣然欲語；秋則紅葉照耀山村。今汝等乃使我兄弟無家可歸，我誓擯汝速離吾土。此非猶太，任汝上帝縱橫，勿謂我印度無人也！」壯者妻隨曰：「梵天在上，我兄弟姊妹，爲汝魚肉久矣。令茲相逢，不

忍斃汝；吾同胞固懷慈愛。汝且勿驚，詳以告我，賊渠今在何處？」長身者藍睛一轉，有如烏鷄，點頭曰：「西。汝欲何爲？」不慧曰：「此去幾由延？」曰：「未一由延。」不慧遂約村衆縱之去。賊有長髯者語少女：「吾今午餐墜驢，危哉！」（案某國俗，忌落驢桌上；若剔少許，棄左肩後，方可解除云。）少女曰：「誠危。余亦三噴嚏。」（案某國俗：一噴嚏必有信來，二噴嚏有人將拊其頰，三噴嚏必爲凶兆。）其一人曰：「余昨見白兔橫路而過，已有戒心。」賊衆言已，皆撫胸跪地，以白眼上向天，感上帝有靈云。爾時諸天昏暗，盲

風暴雨，震盪川陸。村衆亟欲西進，長老持之，屬不慧尾賊。回顧數賊，黑蔭已遠。不慧伏地諦視，堤下江色，影照蒿萊。不慧亟履水面飄行，此兒時所熟習也。時山谷嘯號，木葉墮地，知婆樓那風(Pharna)此云迅烈風)方起，又聞虎嘯；不慧憤大仇之未復，絕無恐怖。舉首隱約辨橋梁，傍垂檉柳，濛濛茂霧。攀枝至幹，苔滑幾踣。少選，黑衣賊喃喃語，果已過橋，達巨室，已先有人佇立。適電光閃入斜條疎薄處，諦視賊輩，悉已進宅，知是盜窟。急復下水，返白長老。長老曰：『當於西暫避。』長老言已，獨自東去。長老行止，不可測。



也。吾儕於是指西疾走，隨聞礮聲殷殷不斷，審是大盜示威，念近之無脫死者。昔聞鄉人，咸謂賊方用此利器，傳布上帝愛人大道，若午夜鐘聲也。回回人以刀弘揚教法，遠遜之矣。吾儕既進叢篁，前有燧火，其光斷續。壯者夫妻隨村衆休息，不慧直前斥候，尋至光下，知是田舍。過門久之，有一男子持燭拔關。不慧於燭影下覘吾梵裔儀容，樸誠之氣，游盜眉宇。大盜方以法律，權利界限，爲親愛之券。愈思吾同胞不可一日屈大盜下也！雖彼方孽類，假盧索浮說，謂人有天賦特權平等自絲，願日以掠人財產土地爲事。不慧名之，是的淫

婦；自繇平等云乎哉，實淫婦之自然主義耳！不慧既哀陳所自來，男子以口滅燭，且息門燈，下氣語曰：「善哉！村衆幸進我許，毋他慮。」已而吾儕齊至。聞老人聲，曳不慧手徐徐而行；進蘆屋已，老人屬吾儕席地坐，未及舉火。老人曰：「嗟我兄弟，今夕瘡矣，且請安息。大盜雖凶，未敢犯我。我是前此吐蒲那(Daphna)國諸侯，今爲農父，哀哉！兄弟亦知僅有曇盧洲(Dhari)尙爲乾淨土，未落賊手耶？我常與大盜委蛇，大盜且厚結我。傷哉農叟，豈知更有凄惻者！據昔摩奴法典，一切耕地，悉屬開墾者自耕之。納賦國王，但以穀米酬保

護之勞耳；固非田地稅，國王雖悍，無得濫徵。曠至今日，稅項之苛，得未夢到。彈指異年我同胞不食黃泥，無以度日也！夜靜月明，未嘗不諦思墮淚。我田雖多且美，爲大盜作佃奴；我產雖麗且富，爲亡國留賤夫。我每飯猶未忘先君遺訓。人而甘自暴棄，勿爲衆生增長福祉；毋甯自焚其身，化爲塵灰，風來吹散，走向天空，與罪業同滅。顧我不肖，身爲奴虜，捧肝自問，誠無以對先君。深悔曩日老眼昏聩，親此大盜。我今揣諸大德心情，必謂我狂勃無雙，五天草木，將不屑與我同腐矣。」言次，哭不成聲。村衆不知所慰。老人嗚咽，更

申其言：「嗚呼！大盜竊國，五天同悲。今有一言。吾  
憐身受茲恥，必身復之。如或因循，此生過已，爾子若  
孫，奚但忘却讐仇，反視大盜爲神所命，且頌盜恩德不  
暇矣。誰謂百世之下，尙能復仇也？」不慧驚起，束廬  
爲管，疾書老人語於貝葉。時已夜深，大風稍定，雨不  
可止。大衆寂寥無語，但聞西風振簾，參以雨聲，心共  
碎耳。翌晨，旭日照園，鷓鴣聲急，大衆相顧，容顏蕉  
萃。老人淪卵爲餐，大衆獲飽。壯者夫妻隨不慧去摘  
果實，甫涉江，逢長老。長老龍鐘托鉢，中盛異果，將  
以分吾三人；對受食之，芳甘凝舌。長老言：「昨夜臥

岡坵蔓草間，靜審大德無虞。東方既白，有婦提瓶汲水，見我佇趾，跪拜不已，且曰：「仙人憫我！仙人憫我！」我問於意云何。答曰：「仙人，仙人，小妾有言，賜憐垂聽。妾無失歡，胡未舉子？妾無失德，胡俾貧窶？仙人，仙人，何以教我？」余曰：「善來女人。汝無小動物助而耕耘乎？汝無銅貨助而換鹽乎？汝不自覺，有盜翁嫗奪爾田地，烹汝兄弟姊妹，又使汝不得少啜鹽湯。汝夜靜眠，誠念汝嫁時所受聘幣，他女豈得兼受之耶！善女人，盍自做醒，招汝姊妹，聯手以來，奪回梵天遺產，如主人索其舊物。此非細事；汝莫謂女人

心雖怨毒，面仍諛笑，可以博人歡愛！彼紅鬚奴凶殘正未有艾，指顧間可以碎汝五漏之軀。汝但顧有兒女財產，以爲無慮。無有是處。」婦閉目搖頭張口曰：「惡，是何言！婦人祇知兒女財產，從心所欲。仙人，仙人，我殊不解：彼赤髮綠眸，高乳大尻者，是否摩訶目健連那所見地獄中餓鬼耶？相其面目，心實憎之。雖然，我固婦道，不容多言。雖是餓鬼，今有勢藉，又焉能以醜名相加？汝仙人固不近情。仙人，仙人，我誠語爾：吾隣家有婦少艾，夫婿賢明，極蒙彼輩厚遇，日能縱欲。婦人所希冀者，正在此耳！今仙人導我與之疎遠，是

誠何心？仙人，仙人，爾言不入耳。小妾雖不識一字，不爾惑也。〔余聽至此，舉杖欲叩之，始踉蹌遁去。嗚呼！大盜初來，無過三五偷兒，不意其禍一至於此！推婦人言，知賊輩狡黠無倫，好行小惠，昧者魂魄，竟爲所奪。嗟夫！我梵裔天性長厚，大盜餌之，滋用憫惻。其若女性，如脂如葦，不知恥辱。彼摩登祇（Morandhi）此女卑賤，拂箒爲活。〕正以女身當爲男子拾糞；錢幣而外，安知他物？〕長老言至此，撫吾等曰：『歸乎？』甫行，遇一牧童，壯者妻向之曰：『小子良苦，朝露未晞，負草何之？』童子云：『誠如若言，我殆極人世之至』

戚者。汝知我背上濕草，何所用者？我竊語汝，以飼馬也。飼馬非怪事，所恨者，仇人乘之以殺吾兄弟。昔者吾父死於賊，吾年尙幼。今也目擊殘殺我兄弟姊妹，奚啻數十？或以麻繩束之樹杪，揭銃射之，而觀其避丸也。或以刃剗腸，塞以敗絮，而觀其手舞足蹈也。或以蘇支 (Shuchi 此云尖針) 釘其兩目，投向潮流，而觀其浮沈上下也。我始驚疑，如是凶殘，必具神力否否。聞父老言，方知其來由西北隅。余幼時隨大父乘涼樹蔭，思啖素迦； (Shukker 此云糖。) 財得少許，未足余食，復索不果，撫頭大哭。傍兒竊曰：「小弟勿哭，於西北方



有孽惡鬼國，聞汝哭糖，將來奪汝。」嗚呼！今風景依然，願吾兄弟家財，竟歸惡鬼矣！余雖幼穉，不自揆量，無時不思爲父報仇。一時憤火中起，盛米於筐，潛藏匕首，隨父老出鄉。至大盜所，欲於五步之內，洩吾孤憤。奈何余欲進門，有人阻我，非是賊類，乃我國人。我遂手刃之，泚血書其背曰：「賤豎子」，用儆來者。是後去而爲牧，冀蒼蒼者或成小子之志。我言盡此。我懷此心，汝豈同哉！』吾儕諦聽童言，鏗鏗尙有餘響。長老太息撫慰，招歸村落。自是吾儕各散鄉間，終日籌畫，心爲摧折。

節序不居，九經弦望，十方大德，咸來聚會。純剛利器，亦自諸方遺老將來。一時壯者率諸村衆，牧童斬木爲麾，長老吹簫先導，魂欲出管。壯者妻拔長刀以衛幼艾，不慧扶老人隨諸隱士悉騎駿馬。老人張目，幢幢發光，跨鞍顧盼曰：『不圖今日，奮興壯舉！嗟夫！梵天帝釋，實所共鑒。梵裔固非好殺者。』嗣闔軍大呼曰：『梵天帝釋，實鑒此心。』聲撼碧落。於是策馬夜行，月華如水，行役之勞，不自知其消散於山河壯麗間也。凌晨至摩竭陀國 (Maghada) 波沙耶山， (Pashaya 此云孤絕山。) 搦竿山頂。老人指點曰：『此當年遺老避

兵處也。厲草轉燐，今日猶現。吾師未撓，有如此耳！」長老擎香華一束，俯伏山岡。行禮既已，白髮婆娑，臨風草檄曰：

粵昔大聖，鹿苑開場，愍人天之長寐；解除四姓，樂平等之無邊。（譯者案：世尊始在鹿野苑，Deer park 說因緣相生之實，非四姓不平之理。）何圖末世，獅王弗吼，化佛困於稿灰；野狐亂鳴，生靈陷於鬼窟。（嗣後佛法衰微，人心穢亂，沈淪不返，以致外人屢次侵入，卒以亡國。）妙高如故，恆河猶昔。所遺舊物，惟有蒲柳。時見雁影，遠橫

天際。(Shandha)梵音僧婆，英譯作雁。譯者案：當作雁影，吻合唐言。雁者，梵音亘婆；蓋梵土亦以雁爲義鳥，最可哀愍。相傳昔有伽藍，翫習小乘漸教，開三淨之食，但是三淨，求不時獲。有苾芻經行，忽見雁陣飛翔，戲言曰：今日僧衆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苾芻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執行漸教，大乘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誠，誠爲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遂建塔

婆，以彼死雁瘞其下焉。——旅客過斯，尙懷愴恨。況我同氣，能勿傷心？今茲吾儕，願發弘誓，摧滅殘賊，一切有情，同心共憤。追懷亡國之初，竺生烈女，大雄奮迅，喋血報讐；率土之濱，莫非梵裔。奈何縱逸，仁心不競，莊嚴淨土，坐付髯奴？或有甘於小惠，爲賊所養。嗟我兄弟，誰無隱慮，可爲猩猩之嗜酒，燕雀之巢幕上哉？古稱豪傑，無待猶興。邇者慧日方升，慈風初拂；當振大軍於覺海，驅天魔於無間；上招遺老之魂，下弔神明之胄。凡我同氣，各盡爾心。

吾師所經，風流鄉盛。次日審賊軍屯耶舍江，(Yasa 此云澄明。)壯者妻携幼艾，傳檄過江。賊軍多屬土人，誦檄文已，抱幼艾大哭曰：「吾獨非爾兄弟耶？」悉携軍旅來歸。剎那間，賊營既拔，逐其渠帥；軍威逾振，所向克捷，澄江以南，均無賊跡。過一月已，忽聞急報，吾軍夜溯澄江北上，礮震肉飛，喋血三日。吾軍丸藥將罄，積尸橫地，江爲之赤。牧童高呼曰：「殺我者，我兄弟也！墟我梵土者，我北人也！」言畢，以刃自剖。爾時不慧魂已出殼，墮身江浦，無知覺已。

少頃，微知臂痛，又聽濤聲滯汨。久之漸醒，寥寂

無睹。沙尾鱗鱗，寒潮已退；惟有葭葦蒙籠，陂陀回首，見蒼崖翠嶺。不慧始行以足，繼以手，終踞石灘，尻行以上。一泓澄碧，鑑我愁容，枯瘠無比。舉頭天際，殘陽照海，鳥帶雲歸。足下香花，旖旎茸奕，不覺淚下潺湲，念此野卉，爾濺吾淚，實屬前緣。但願爾生怒放，俾吾梵裔，擷爾芬烈，禱告梵天。方出師也。出師不捷，亦願如爾墮地時化爲泥土，更護新葩。梵裔亦復如是，插爾與師，誓不休也。已而日色向晦，巖傍艸徑甚微，念南出則爲山路。是夕無月，不辨一物，惟螢光出沒耳。不慧彳亍行，且倦，忽有物觸趾端；異

之，俯伏捫摩，審是斷碑，深勒星迦梨書曰：佛陀伽耶鉢邏底也（二合）底迦，（Buddhagayapradydika 此云寂滅道場邊地。）知是中天村落，悲哉世尊，於此成法身大士者！不慧涔涔落淚，乃臥碑上，不忍舍去。其傍泉水，灑灑遶流，不慧思飲，以手掬取。有孤羅迦果（Ṛṣi）狀如酸棗。）聚積石間，拾果食之。食已，危坐久之，微聞香馥，蓋花開也。少選天明，又掬清泉，臨流濯足，以去宿垢。然後獨行村外，垂柳含煙，紫葳遍野，朝露猶存，透濕吾脛；忽逢蘭若，蕪廢無僧，芙蓉方開甚盛。躡足徐進，但見落花滿砌。不慧俯身坐殘英



上，始見左臂爲丸穿過，血已凝結。乃摘因蘿 (Tural) 香葉。拭去積血，方知痛楚。時已近午，有叟過門，見余傷臂，卽往捋素路多惹那，(Surlayana 此爲礦石。) 素色有光，猶如水精，親製成汁，爲不慧洗傷。不慧敬詢仁叟，知是藥師。痛旣失矣，叟授商那 (Shama 此云麻衣。) 不慧著之，飄飄如羽。行過村落，行人如昨，逾可哀耳！

如是我聞：一時阿沙伐瞿舍 (Acvaghosha 馬鳴菩薩) 巡遊波吒釐子城，(Pataliputra) 哀愍衆生，作賴吒和邏 (Rastavara) 曲調，以是因緣，攝化頑愚，盡超冥界。哀

哀不慧，後生小子，躬逢憂患；一經義舉，失跡飄零，遺老壯者，兩不相知。梵天有靈，尙其詔我，爰握管爲紀過去事。伏願一切有情，同下血淚，斯吾筆記發凡也。一日，不慧獨坐河畔，力疾書此，乃至微風引磬，萬念俱空。日暮復行至深林，乍聞哀哭，繼復聞溯湃聲。就之，影旣逝，不慧隨之入水，抱其軀殼，至方塔側，解衣席地，拾椰爲枕，使之仰臥，闐寂無聲。少選，月出，諦審其容，壯者妻也，驚惶欲絕。壯者妻須臾蘇醒，麻痺無力。不慧淒聲帶淚曰：「長老暨諸大德無恙不？……」

未完

## 校刊記

「素」——疑作「索」。

「少船少衝」——不解，疑有誤。

「率」——原作「卒」，應改「率」爲是。

「是」——疑或作「時」。

「挺」——疑或作「挺」。

「鑿」——原書缺，應補正。

「醒」——原作「醒」，應改「醒」爲是。

「雨」——原作「兩」；應改「雨」爲是。

英文詩原書錯字甚多，今俱更正。其星耶峯耶一首，另見文學因緣。

## 後記

在這半載多的搜求曼殊遺著中，最大的成績，就是能把這兩篇久徵求而未得的作品，再重新付印流通。關於這些搜求中，我們曾得到了一册署名曼殊室主人著的班定遠平城劇曲，然而原書的主人却尋出是梁任公先生；天荒雜誌有阿瑛的二篇小說，作風既不似曼殊，而這阿瑛也僅是曼殊同鄉的孫仲瑛先生；太平洋報作品中有書三郎的，不是斷鴻

零雁記中的蘇三郎，而是余天遂先生；世界酬世文庫內的贈小隱一詩，誤爲曼殊所作，而其實却是汪精衛先生做的。在這許多失望的當中，總究貴州王紹餘先生，從遠道寄來了這幾十頁的老牌曼殊作品，嶺海幽光錄與娑羅海濱遯跡記。當這封雙掛號信從貴陽經過了三來復到我手中時，我的喜悅真是難以說盡；現在兩文有機會呈於諸位愛好曼殊讀者前，我又得預想諸位讀者的快樂。

是在飛錫的潮音跋中，第一次提醒了我父親的記憶。他講，他看見這二篇著作，在民報內，署名

「南國行人」；他有這份報，却爲友人借去，現在已天無影踪，不知去向了。他曾向友人去訊借過，但是都沒有。周作人先生的友人某君有民報上半部，而這二篇偏登在最後的三，四册。於是在語絲登徵求，一時也不見效果。我們還是不能死心，因此商定在北京，上海，廣州三處登報徵求；方纔北京報上登出了一天，王先生自貴州看到語絲而寄來的民報數十頁始收到。

這二篇都是未完之稿；不知是曼殊原稿未完，還是因民報停版而未得全文刊出？祇有把聊勝於無

的四字，來慰藉我們不得窺閱全豹的遺憾。讀了這兩篇文章，我們不能忘却曼殊述作時尚在民國紀元前四年，當時中華的人民，正在大清皇帝統治之下，受着那戴赤帽，怒發巨銃的藍睛紅髻大盜的欺侮。曼殊知道記那些明末的忠臣烈女遺事，曼殊知道譯印度人在亡國後苦痛的嘶聲；就是同樣的曼殊，譯拜輪痛哭希臘的哀歌，罵媚外的廣東人（嗚呼廣東人），談荷人待爪哇華人的苛虐（南洋語），寫無政府主義的女傑郭耳縵的氣燄（女傑郭耳縵）。曼殊豈祇是一個作綺艷語，談花月事的漂零者而



已。鄭桐蓀舅父說得好，曼殊中年原是個極熱心的人；讀了上面的幾十頁後，我們可以更看得清楚一點了。

此文由我冒昧的加以標點，不免的錯誤處請讀者隨時告示。

承王紹餘先生將家藏的民報爲揀下寄贈，承同學楊鴻烈，陳林率二君爲校看過，我都同樣的表示感謝。

柳無忌於清華（一六，四，一五。）

